



大姐春香

□ 潘万宝

春香是我大姐,大我八岁。很小时就听家人说,在我们之间还曾有个二姐叫荷香,但因病夭折了。所以,小时候父母忙于生计,就是大姐带着我。我和大姐的感情很深,但我们又是一对“欢喜冤家”。

因为家境贫寒,大姐没有上过学。我出生后,还不满十岁的她就承担起看护我的责任。听母亲告诉我,有一年冬天,她和父亲都到离家五六里外的大型水利工地上挑方挣工分,才两岁的我在家不知是饿了还是哪里不舒服,不停地哭闹,大姐急得围着我转圈。最后她实在没招了,就吃力地抱起我,要带我去工地找母亲。因为她臂力小,不停哭闹的我在她怀里老是往下坠,急得她也跟着我一起哭。为了尽快找到母亲,大姐就反复蹲下来用她小小的膝盖把我往上顶托,然后艰难地继续前行。终于到了工地,看着黑压压的一大片民工,大姐边问边找,有几次差点被脚下散落的土疙瘩绊倒,好不容易在人群中找到了母亲。看着在母亲怀里停止了哭闹、贪婪吃奶的我,已经累得大汗淋漓的大姐开心地又蹦又跳。

1976年江苏闹地震。那时家家户户都要在庄基的空地上用芦材搭防震棚。白天在大屋里生活,夜晚全家就睡在防震棚里。棚子四周没有窗子,只在西山头墙上留一扇门。门是用树棍做成的,为了防风雨,父亲

在门上再蒙一层旧塑料布。现在已记不清全家在里面住了多久,但我清楚地记得地震警报解除后,母亲从我二姨娘家捉回来几只兔子,父亲用树棍和竹片做了几个简易的兔笼,我们就在防震棚里养起了兔子。经过不断繁殖,兔子从最初的几只变成了十几只。每次外出割草,我就跟着大姐,她负责割,我负责连拽带拖地拎篮子。兔子毛长长了,大姐带晚剪兔毛,我就蹲在大姐旁边凑热闹。看到她灵巧的手一剪一撮雪白的兔毛,我抢过她手上的剪子也学着去剪。可惜我小时候是个左撇子,怎么剪都剪不断兔毛,此时大姐会毫不客气地撵走我这个捣蛋鬼。养兔子卖兔毛,家里的油盐酱醋、大姐的红头绳和发夹、我的学习用品基本上就有了着落,全家人都很开心。

从小我就喜欢黏着大姐。为了能帮着家里挣点工分,大姐十五六岁就跟着父母亲到生产队上工。因为没有人陪我玩,我就老是缠住她,她要挑担子干活,我就拉住她的担绳赖在地上不放手,她好说歹说都没有用,直到父亲拿着小树条大声呵斥着往这边来,我才松开担绳开溜。尽管这样,大姐只要一歇担子,就不顾自己劳累,带着我玩。那时候因为我的胡搅蛮缠,我们两个人弄急起来也打架,但只要被父亲知道了,挨打的肯定是我。我是越被打越不明白,为什么不

管谁对谁错,父亲总是打我?稍大一点后我才知道,原来,大姐和我竟然是同母异父姐弟。我这才恍然大悟,于是理解了父亲的做法,也更敬佩父亲的伟大。

大姐二十三岁那年,要出嫁了。婚礼当天,大家忙得热热闹闹,我却始终打不起精神。大姐忙着招呼亲戚,还时不时瞄一瞄我。按照老家风俗,下午吃过圆子茶,我就要随着迎亲的亲朋一起送大姐去婆家了。送亲途中要过一道几百米宽的向阳河。接亲和送亲的亲朋坐在船上吃着喜糖,有说有笑,只有我和大姐默默地坐着。大姐见我不开心,就往我嘴里塞了块喜糖,并一直拉住我的手。傍晚时分我们到了大姐的婆家,按照当地的风俗要举行拜堂和入洞房仪式。状元门关上后,其他人还在热闹着,我却一个人默默地去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中午吃了饭后,送亲的人要回去了,我眼巴巴地看着大姐,知道她不会和我一起回老家,便忍不住痛哭起来。大家赶忙一起劝我。大姐一边为我擦眼泪,一边也跟着我流泪。大姐说过两天就回去看我。就这样,我边走边抹眼泪,边回头看向大姐。大姐也是边小步跟着,边向我挥手,一直到我看不见她。

眨眼间,我们都成了爷爷奶辈的人了。大姐身体明显发福,来到高邮城区,每天接送孙子上放学、参加各种培训班。她不识字,居然能监督孙子完成家庭作业,还学会了家长签字。后来又有了孙女,大姐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看着儿孙满堂,家境越来越富裕,她忙碌得很开心。

家有“二宝”

□ 毛群英

“你妈妈心脏病发作了,现在很难很呢,已给她吃了速效救心丸。”放下电话,我首先联系了120救护车,然后骑上摩托车冒着浓雾往老家赶,一起把老妈送往县城一家医院急救。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老妈从“鬼门关”里爬了出来。出院那一天,我也毅然决定,把二老接到小镇上和我们一起居住,以更好地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

六口之家一下子添了两名新成员,让不大的居室显得有点拥挤,排队洗漱、洗澡、上卫生间的窘境,也打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好在女儿女婿在无锡定居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都说时光是个磨合剂,父母在掌握了我们的起居规律后,会主动避开我们准备上班、上学的时间点,日常生活开始变得井然有序。四代同堂的温馨画面也吸

引了不少邻里羡慕的眼神。

如今父母已步入耄耋之年,眼见二老的体能每况愈下,成为名副其实的“药罐子”。妈妈患有心脏病、脑梗、高血压、胆结石,爸爸患有帕金森、便秘、高血糖,每隔一个多月都要从医院或药店拎回一方便袋的常规用药。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爸妈轮流住院两个多月,我和过节回家的弟弟及家人日夜陪护、照料。

父母融入我们的家庭生活后,最辛苦的当属妻子。除了要照顾孙子孙女饮食起居和上学放学接送,还要安排好二老的一日三餐。早餐有葱花蛋面条、饺子、馄饨、稀饭、油条、包子等,每天变着花样;午餐要烧一碗有营养的汤以及可口易嚼烂的菜肴,因为父母的牙口不好;晚餐则相对简单些。我们的一言一行也对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上桌的第一筷肉,孙子孙女抢着搬到太爷太太的碗里;刚买回家的西瓜,先用勺子挖一碗送到太爷太太的房间里……对此,父母常常喜不自禁,逢人便夸。

家沃土,把爱倚望!

目睹这一幅美丽的画面,我驻足瓜藤前,抚摸挂在栏杆上的可爱丝瓜,心中所有的感动也在这一刻绽放:风雨中的坚强,烈日下的酣畅,平凡中的无悔,奉献中的欢唱……这些难道不正是我的父老乡亲们所有的品质吗?是的,一张张紫铜色的脸庞上,刻下了岁月的风霜;一对对充满血丝的眼睛里,盛满了对好日子的渴望;一个个佝偻的脊背上,驮着对家庭的责任;一双双松树皮似的手掌,托起了子女们斑斓的梦想;一声声劳作时的号子声,迸发了他们劳累时的激情;一阵阵从田园里飘出来的欢笑声,传递了他们迎接丰收的欢畅。他们用平凡、执着、顽强、乐观、勤劳、善良的品质,演绎了中国老一辈“标准式”农民的形象!

老家的丝瓜

□ 陶鸿江

心里……饭后,我和妻子又摘了满满一蛇皮袋丝瓜,带到城上的家里,慢慢品味老家的味道!

虽说植物无言,但此刻我分明听到了它们对生命的吟唱:只要给我一个生命的支点,我会紧紧握着不放;尽管雨骤风狂,我们会同心编织牢不可破的网;烈日,是我的向往,因为我的生命里离不开灿烂的阳光;我从不为自己卑微的身躯感到羞惭,因为我会洗尽铅华扎根一米土壤;虽然我永远攀不到顶端,但我会凝结一腔心血为你倾吐满园清香;我不求硕果累累,花絮满天,只求根植老

我这里所说的“二宝”,不是指家里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子孙女,而是一辈子为子女终日操劳、默默付出的老爸老妈。

二老正值古稀之年,还固执地蜗居在乡下的老宅,在家前屋后种些瓜果蔬菜,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怡然自得。其时,我们兄妹仨都已迁居到城镇生活,像长硬了翅膀飞出鸟巢的小鸟各奔东西。也曾反复劝说爸妈融入我们的生活圈,但二老总以“给你们添麻烦”“乡下空气好”等理由推托。我知道,爸妈割舍不了对故土的眷恋,这里有他们熟悉的田林沟河、一草一木,还有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乡里乡亲,即使农村已经“空心化”。

为了陪伴好两位空巢老人,每逢周末,我们举家赶到20里外的乡下老家,探视二老的身体状况,一起吃个团圆饭,叙叙家常,用6个年头的坚持,信守“常回家看看”的教诲。

四年前一个初冬的午夜,我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一看号码是老爸的,立刻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老爸在电话里急促地说:

记得妻子在老家门口的黄豆行里,栽了两棵丝瓜秧,我当时还说:“平时又没人在家为它施肥、浇水,栽下去没用的。”妻子自信地说:“它们生命力强呢!”一个月后,我回老家一看:哇,两棵居然全活了,而且绿油油的藤上还生出了许多“龙须”,它们正旺盛地在豆行里向前延伸,大有占领整个黄豆地的气势。我怕它们会缠在豆苗上,就顺手将它们牵引到院墙的栏杆上。

没想到,我一个月后再回老家,它们竟神奇地长成一片“绿墙”了,还结出了大大小小的丝瓜。狂风没有扯断它们,暴雨没有冲垮它们,高温没有烤蔫它们。我不禁慨叹一声:“好顽强的丝瓜呀!”

于是我就随手摘了几个嫩丝瓜,午餐时做了一锅鸡蛋丝瓜汤,那味道,真是满嘴清香,还伴有一点点甘甜味,一直香甜到我的

昨天,一个同学把他刚上二年级的儿子日记拍到微信上发给我,看到稚嫩的笔迹,童真的语气,不禁勾起了我写日记的回忆。

小学时的日记没什么内容,每天上学放学,打猪草,在田野里疯玩。到了初中,语文老师要求写日记,弄了个本子,上面四句话:日记日记,天天要记,一天不记,就会忘记。哈哈,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本子上写过这四句?

写的内容还有些印象,一次写的是中学生趴在录像厅窗口看武打片,一次写父亲买了所谓的虎骨给妈妈治风湿病而上当的经历,一次写的是两只公鸡打架……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老师打了几处红五星,表示赞许,越发激起写日记的热情。

也谈日记

□ 仲元芳

当时北京第一次申奥未成功,同学跑进教室发牢骚,小小少年,也开始关心体育盛事了。一次班主任突然倒地抽搐,吓得我们六神无主,我在日记中写,他老喝酒,据说贫血的人不能喝酒,希望老师健健康康地来给我们上课。一位丧父的少年,因为小事与任课老师发生争执,被赶出了教室……

上了中专,多了些梦幻色彩,也有着现实的不如意。一位同窗,不满学校的现状,突然上了一学期退学了。老师在班会上

说,她会后悔的,以稳定军心。多年以后,不知道后悔的是谁了。一位舍友的钱被偷了,后来还生了场病,不知道是气病的,还是祸不单行。女生宿舍里不见得都是一派歌舞升平,也有互相争吵,打架的都有。那时单纯得很,不知道私下里要与班主任搞好关系,以为只要学习好,就万事皆通了,其实不然,社会上的风气已经悄然走进校园。学生中有帮老师接送小孩的,甚至,我们班一位长袖善舞的同学住进老师家帮她做起了家务,甚得老师欢心。

毕业了,各奔前程,工作之余,已没有精力和闲情再写日记。不管写不写日记,日子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你是否想起多年前写的日记?

充满能量的父亲

□ 卢有林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父亲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因为他一直与庄子里的汉子们干着同样的庄稼活,挑担挖沟、打谷扬场、翻河泥上河工,样样硬活都能干,干起活来不落人。其实,由今天看来,中壮年时代的父亲身高也就勉强一米六罢了,力气也绝对不能用“力大无穷”来形容。

我并不早慧,十岁时才开始关注我的家人,我的家庭,我的父老乡亲。那时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和庄子里的成年男子们在秋收时排着长队,将田野里收割起来的成捆的稻把一担一担挑到打谷场上的情景。一根扁担,两段绳子,就是他们的劳动工具。到稻田里捡稻穗的我常常看见父亲挑着沉甸甸的担子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田里走到田埂上,再从田埂上走到小路上,最后沿着小路迈着急促的脚步随着挑把队伍走向打谷场。领头的当然是生产队长,他打着号子:“嗨哟!嗨哟!”后面的人跟着附和。二十来个汉子晃着扁担,扁担“咯吱咯吱”地响,好像在应和着众人的号子声。父亲总爱走在队伍的中间,从不掉队。儿时,我真担心父亲的扁担会“咔嚓”一声断裂开来,然而我担心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不知什么原因,长大后的我每每看到反映过去庄稼汉辛勤劳作的电影或电视剧时,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秋收时父亲晃着扁担挑把行走的场景,这场景已经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我读初二那年,家乡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父亲种地的积极性也趁着这股春风空前高涨起来。父亲此时不过四十岁左右,正是元气满满的时候,每天在田地里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他要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的生活。放寒假的一天早晨,一家人吃完早饭,母亲告诉我,她和父亲要去南湾河翻河泥,嘱咐我中午把锅里的饭菜热一下送到河堤边的田里去。翻河泥、撬河泥是一门硬活,没有过硬的体力是绝对做不来的,一般的庄稼汉对此都会心生畏惧。而我的父亲一到冬天,只要天气晴好,河面不结冰,他就带着母亲撑着水泥船去翻河泥。中午的时候,我把饭菜热好,提着篮子直奔河堤边的麦地。我小心翼翼地爬上高高的河堤,发现母亲正在用篙子死死地抵着水泥船,而父亲双脚像生了根一样定定站在船梁上,双手挥舞着篙,从船舱里舀满河泥,奋力一扬,河泥被父亲爆发出来的力量抛了出去,在河堤上空划了一道黑色的弧线,稳稳地落到草塘里,很有节奏地击打着堆积在草塘里的河泥。刹那间,我真的觉得我的父亲力大无穷,站在船梁上的形象又是那么高大。

如果说挑稻把、翻河泥是硬活,那上河工可谓硬活中的硬活。冬闲季节,农民们响应政府号召,怀揣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奔赴河工现场。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凭借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手挖肩挑,开河清淤,拓深河道,改造自然,其劳作之艰辛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父亲一生挑了六次河工,而给我留下印象的要数1984年冬天大运河高邮段拓宽工程。那时,我正在高邮师范读书。一天傍晚,寒风凛冽,我来到高邮肉联厂大运河高邮段拓宽工程民工住宿舍,好不容易找到了父亲他们。他们刚刚吃了晚饭,木箱拼成的桌面上横七竖八地散放着碗筷,装在面盆里的大白菜烧肉被吃得干干净净。民工们有的在抽烟,有的在闭目养神,还有的干脆在地铺上躺着……父亲先用左手搓揉着右肩,然后又用右手搓揉着左肩。见我来了,父亲示意我坐下,只是谁也没有说话。生产队长是我本家大伯,他告诉我:“你父亲在我们这十几个人里头个头最小,但干活不偷懒,挑着担子爬堤的时候前面的扁筐都抬到他的胸口了,也不喊恻!”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顿时不是滋味,我第一次觉得散坐在人群里的父亲身材那么矮小,完全颠覆了他在我心目中身材魁梧、力大无穷的形象,甚至第一次对父亲心生怜悯。我回去的时候,父亲起身送我。我们穿过一条巷子,父亲突然停住脚步对我说:“好好读书,我吃的苦你们吃不来!”我知道父亲所说的“你们”也包括我的弟弟。我含着泪默默地点了点头。回到学校宿舍,我躺在床上,头脑里总是浮现出身材矮小的父亲挑着沉重的担子吃力爬堤的情景。

如今,父亲已至耄耋之年,他老了,真的老了。佝偻着腰身,脚步也在慢走之时略显踉跄。今年五一期间我去老家看望父亲,谈及当年他挑稻把、翻河泥、上河工的硬活时,我问:“您当年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父亲饱经风霜的脸上浮起自信的微笑。他用右手指着墙上的挂历,说了一句很励志的话:“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看见挂历上的习总书记好像正朝着父亲挥手致意。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身材并不魁梧,但绝对充满能量的庄稼汉。